

4. 四十里城市舊城 我等返四十里城市後，休息一日。有本地維族人那卡願導余等察看附近一帶之古址，蓋由此往南偏西，有大道至庫爾勒。沿大道南行約五里地，即遍地沙坵，上生紅柳，在紅柳堆中，時現紅土墩及紅泥灘，並滿布古陶片。紅土墩多爲土塊累砌而成，但已頽圮，其形式不一，必均爲古代建築之遺存，與沙阜及紅柳堆相間雜，非仔細考察，不能分別。南至紫泥泉子，西至明屋，東至鹽池，東北至白土墩子，即海邊；周圍約三十餘里，皆爲此類沙阜及土墩所散布。本地人每于大風後即往紅泥灘上拾金子及古銅件，皆有採獲。余等在此一帶檢視地形，亦隨手拾得碎銅片、古錢、石燕化石、石矢鏃、殘瓦鬲及漢、唐錢。陶片均作紅色而厚，石矢鏃作打製圓錐形，瓦鬲爲紅灰色，上有壓紋，僅覓得一足，又有蛤殼貝二枚，顯然爲紀元前後之遺物，則此遺址在紀元前後必已有居民。又在沙坵之旁，時露出磨石殘塊及開元錢，是此地至唐代仍有居民。又在此遺址之南，約十餘里地，有古墳地一區，即在鹽池之旁，地名土子諾克（附圖肆）。有土阜一，高丈餘，寬約二五，長一三四米，爲一小土坵，土色白而堅結，上生蒺藜，死者即埋葬其中，亦無棺槨，因此，人骨、古物與沙土常膠結爲一，發掘極感困難。我等在七月二、三兩日，用六人從事發掘。出現人骨骼一，並有漢式銅鏡一、帽飾一、陶器殘片十餘。銅鏡在死者胸部，帽飾在頭部，亦爲紀元前後之遺物，則此墳必與遺址爲同一時代之遺存，而爲遺址中居民死後埋藏之所也。又在附近戈壁上古墳前拾得已殘破陶罐數件。因天氣甚熱，飲水困難，故輟工。自鹽池往東南，地勢低窪，形成一小海子，現已乾涸，疑古時與博斯騰淖爾相連也。在鹽池之西北面，有土墩七座，維吾爾語名「土拉」，皆用土磚所砌，惜多已傾圮，然本地人仍在此一帶拾金飾及碎銅片等。此地紫泥泉子之北，爲焉耆通庫車及羅布淖爾之要道，故在此築墩以爲防衛也。在此遺址之西北約二十里，即四十里城市之東約四里地，有舊城一座，名博格達沁（附圖伍，3），位於草灘之中，牆基尚存，周約六里。城中已漫草荒蕪，窪者且浸水而成池塘。城中有二土阜，審其發掘痕迹，似爲土坯所砌之古房址。城西北隅有一大土墩，高丈餘，同人在其附近拾有開元錢半枚及碎銅片數塊，則此城確爲唐代遺址。距大城約半里許，有一小城，周約三里，城垣已頽。小城中又有一小城基，類府第之屬，當時或爲軍事上之設備也。至於此一帶之古址，在歷史上應屬於何國，雖未發現記錄明文，無從臆度。

清徐松西域水道記以四十里城市附近之舊城（即博格達沁）爲焉耆員渠城（卷二，頁二二），我以爲非是。按員渠城，爲漢代焉耆都城。我在此舊城中，拾得唐開元錢，且其建築爲土坯所砌，蓋唐以後之古址，決非焉耆舊都員渠城。審其形勢及軍事設備，或爲唐焉耆鎮所在地。其次，四十里城市西南沙阜中之遺址，有紀元前後遺物之發現。由規模之宏偉，亦必爲一國之政治中心區。據水經注云：「敦薨之水，自西海逕尉犁國。國治尉犁城。西去都護治所三百里，北去焉耆百里。其水又西出沙山鐵關谷；又西南流，逕連城別注」（水經注卷二，頁十五）。由現在形勢觀察，沙山即今庫魯克山，鐵關谷即今哈滿溝。此處敦